觀海船出航（攝於沖繩） kenneth

徐娘半老

齊 夫

如是我見

近日，內地製片人張偉平在談到張藝謀執導的《金陵十三釵》爲何全部起用新演員時說：「現在的觀衆主體已經是九十後了，難道還讓他們看一把年紀的半老徐娘被人抓胸？」此言一出，惹怒了「半老徐娘」宋丹丹，她在網上公開反駁張偉平：「你想借新戲造十三顆星，讓她們代言不斷爲你大把賺錢可以理解，但你必須得換一招。要不如我般徐娘半老的都對號入座，以爲罵自己呢，全國女演員對藝謀的尊敬將被你殆盡，你可眞幫倒忙！」

徐娘，原特指梁元帝蕭繹的徐妃，大名徐昭佩。梁元帝一心向佛，無意女色，很少臨幸。剛三十歲出頭的徐妃難耐寂寞，就想辦法勾搭上了美少年暨季江。初時還自遮遮掩掩，後來居然公開來往，每當蕭繹在龍光殿上與群臣大談老莊之道時，也正是徐貴妃與暨季江在深宮內苑中盡情歡樂的時候。有人曾開玩笑地問暨季江：「滋味如何？」暨季江毫無隱諱地回答：「徐娘雖老，風韻猶存！」於是這個詞便流傳下來。

這個詞很有意思，如果說是「半老徐娘」，就是貶義，說其太老了；如果說是「徐娘半老」就是褒義，因爲後邊還跟着一個詞叫「風韻猶存」。多少歲叫「半老徐娘」？顧名思義，如今女性人均壽命八十一歲，那麼半老大體就是四十歲左右。倘若對號入座，演藝圈裡的宋丹丹、寧靜、劉若英、宋春麗、袁莉都在此列，如今被人家很輕佻地叫「一把年紀的半老徐娘」，怪不得宋丹丹會那麼生氣，爲了維護她們這一代「半老徐娘」演員的聲譽，不惜公開叫板。其實她還是幸運的，像劉曉慶、潘虹、呂麗萍、斯琴高娃、黃梅瑩等估計連「半老徐娘」都沒資格了，已進入老演員隊伍。

星移斗轉，歲月不饒人。再光鮮漂亮的女明星也不能青春常駐，就像現在炙手可熱紅得發紫的范冰冰、李冰冰、章子怡、趙薇等人，早晚也是要進入「半老徐娘」行列。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徐娘半老」不可怕，重要的是自己一定要「風韻猶存」，一是盡量保持容貌美麗，化妝也好，整容也罷。「半老徐娘」們雖不能像十八九歲那樣楚楚動人，但韻味十足的成熟美，也一定會吸引導演和觀衆。像趙雅芝，五十多歲了，看着就像三十來歲少婦，還有導演在用她，還有不菲票房，還有大批粉絲。二是演技不斷提高，以高超演技來彌補容顏的消褪。

畢竟演戲是藝術，演技需要一定時間積累，不是光憑漂亮臉蛋就能勝任的。近年來在春晚亮相的影視明星可謂多矣，牛莉、韓雪、李小萌、林志玲，個個美艷亮麗，青春逼人，可演出效果誰也比不上「徐娘半老」的宋丹丹，就是最好明證。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那些不服老的「徐娘半老」們，既然已經漂亮過了，青春過了，走紅過了，風流過了，沒留什麼遺憾，就不要秋行春令，和九十後的小姑娘們比高低了。而應笑瞇瞇地看着她們，爲她們指點，領她們上路。當然，小姑娘們雖少年得志，也不能張狂自大，目無尊長，因爲韶華難留，再過一二十年，你也是一個「半老徐娘」，而且還不一定就會「風韻猶存」。

「變態」測試

域外漫筆

馮 進

看到《精神變態測試》（The Psychopath Test: A Journey through the Madness Industry）這個書名，我首先想到的是著名美國導演希區柯克的經典名片《驚魂記》（Psycho），一部從一九六〇年代首映後就一再被重播、改編、翻拍續集的「心理分析」電影。不過，本書的作者、暢銷書作家強朗森（Jon Ronson）描述的不是一個單一的驚悚故事，而是他上天入地，在世界各處搜尋「瘋狂」的經歷匯總。

朗森的專業是新聞記者，之前曾經出版過兩本暢銷書：一本採訪宗教極端分子，另一本採訪特種兵。他的新作繼續對社會少數群體、邊緣人物加以考察，似乎也順理成章。作者說明，本書來源於他受命偵探一個涉及世界尖端科學家的惡作劇。爲此，他順藤摸瓜，進入戒備森嚴的精神病院訪談，向知名專家學習診斷「變態」的方法，去紐約與殺人如麻的海地戰爭罪犯見面，和酷好解僱工人的美國商界大佬談話，最後和新聞界同行交流。他的敘事雖然也不乏黑色幽默，但更多時候卻令人悚然心驚，因爲作者揭示的不光是那些已經被診斷的精神病患者的行爲，還有我們生活中司空見慣的、正常面具下的瘋狂。

那麼所謂「精神變態」究竟怎麼定義呢？本書的書名來自於精神病專家羅波特海爾（Robert Hare）的「精神變態測試清單」（The Hare Psychopathy Checklist）。上面包括二十個項目，如果被測試者得分超過三十分，就會被診斷患有「反社會人格障礙」中危害最嚴重的一種，俗稱「精神變態」，可能從此就會被關進特殊機構，與世隔絕。海爾的測試標準有：淺表魅力、自我崇拜、病理性撒謊、擅長操控人心、缺乏愧疚感、拒絕爲自己的行爲負責、缺乏同情心、缺乏對衝動行爲的控制力、寄生蟲式的生活方式、性生活混亂、多次短期的婚姻關係、青少年時代違法亂紀、犯罪技能多樣等。總的說來，這些人外表正常，甚至魅力無窮，可是內裡卻缺乏對於人類普通情感的理解，無法和別人發生友情、親情和愛情等聯繫，使用極端暴力侵害他人時自己全然無動於衷。很多令人髮指的連環殺手常被診斷爲患有此病。而且，科學研究雖然揭示了患者大腦杏仁體（Amygdala）的異常運作，目前還沒有治療改造病人的良方。

上過「海爾學習班」後，朗森起初充滿自信，覺得發現生活中的變態輕而易舉。可是隨着採訪任務的深入，他不但領教了所謂社會成功人士的變態傾向，見識了陰謀論者的冷酷無情，而且開始反思在新聞界同行中普遍存在的、爲了提高收視率和流通量而踐踏他人尊嚴和情感的變態行爲。比方說，那些直播的「現實節目」（reality show）就是要誇張普通人的變態行徑，無視由此帶來的重大傷害，而他自己的採訪和寫作又何嘗不是只關注、放大日常生活中罕見的瘋狂行爲呢？

如果說朗森的結論——成就卓著的商界、政界、新聞界和演藝界的領袖中不乏「精神變態者」未免驚世駭俗，他以自己的經歷勾勒出的「正常人」對「精神變態者」既好奇又恐懼，既排斥又被吸引的心理卻眞切可信，引人入勝。作者說，芸芸衆生大多希望自己在心理方面隨大流、一切正常，可是他們也熱衷於購買美國精神病協會最新第四版的《精神障礙診斷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IV），因爲能給「變態」心理和人格定名有時反而提供了安全感，讓他們不再迷惘躊躇。也許，本書的最重要教誨是，精神變態只有程度之分，沒有性質之別。除了反社會的危險人物必須被制止，我們還得學會與自己、他人的異常心理和行爲淡定共處。

悲情紐約

陳 安

藝苑草

十年過去了，似乎很快就過去了，但對「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中三千名罹難者的親人們來說，這是多麼漫長、多麼痛苦的歲月。多少父親、母親爲突然失去的兒子、女兒哭乾了眼淚；多少孩子，今年十多歲了，卻從小沒有父親或母親。人生在世會有很多不幸，但又有哪一種不幸比得上親人的突然遭難、喪亡更不幸？

當一個城市有那麼多人在同一時刻慘遭殺害的時候，那悲痛、憤慨之情就不僅是罹難者的親人所有，而是全市人民所有。在紀念「九・一一」事件十周年之際，整個紐約都充滿了悲情。各種紀念活動在各處默默舉行。到處又見國旗、圖片、遺像、悼詞、花束和燭光。在曼哈頓下城炮台公園，大片草坪上插滿了旗，三千面印有死者名字的大旗，也即三千名死者每人都有一面旗。世界貿易中心遺址旁三葉教堂四周的鐵柵欄上，繫滿了白色緞帶，上面寫着「我愛你」、「我想念你」。

在第七大道和十一街交界處，圍着一塊三角空地的鐵絲網上一直掛着紀念「九・一一」事件遇難者的瓷磚，大量瓷磚構成了大片的「瓷磚網」，在「艾琳」颶風來臨之前，當地居民自動把瓷磚都摘了下來，颶風一過，又趕在九月十一日前一塊塊掛了回去。

九月十一日當天在世貿中心遺址舉行的紀念儀式由電視台連續幾小時直播，不插任何廣告，整個紐約都沉浸在哀思悼念之中。這種紀念活動通常都要有宗教儀式，但紐約市長彭博不顧有人反對，決定這次不要祈禱儀式，甚至不要任何有代表性的神職人員小組參加。

這個隆重肅穆的紀念儀式也不適合發表演講，奧巴馬總統只是念了一首呼籲化干戈爲玉帛的讚美詩；前總統布什朗讀了林肯總統一八六四年致一位有兩個兒子陣亡於南北戰爭的母親的信，信中寫道：「我感到我說任何話都軟弱無力，我的話本應使您擺脫這重大喪失給您帶來的痛苦。」

十年前這一天的上午八點四十六分、九點〇三分、九點三十七分和十點〇三分是四次恐怖襲擊先後在紐約、華盛頓和賓州發生的時刻，今天的這些時刻，大家都站起來默哀，爲那些無辜的死難者和英勇的救難者默哀。鐘聲敲響了。馬友友拉起了巴赫大提琴獨奏第一組曲中緩慢而莊嚴的《薩拉班德舞曲》。歌手、作曲家詹姆斯・泰勒唱起了《閉上你的眼睛》。布魯克林青年合唱團唱起了《我將記住你們》。六十名消防隊員和警察齊奏悲涼的風笛曲。

最感人的是由罹難者親人念三千人的名字。他們一對一對地陸續上台，以詩朗誦的語調緩慢地念着死者的名字。他們中有父親母親，有兄弟姐妹，有兒子女兒。有的念着念着就淚如雨下，有的深情地說一聲「我們愛你」。三千人的名字，以其姓氏的英文字母順序，一個一個地念着，一小時一小時地念着，電視屏幕上也同時出現他們的名字和照片。

聽着聽着，你也淚流不止，同時意識到，對任何天災人禍，我們首先紀念什麼？自然是罹難者，無辜的死者，英勇的救難者。建築被毀，可以重建；樹木被折，可以重栽。但人死不能復活，夭折的生命再也不能與親人相聚，我們只能念他們的名字，也應該念他們的名字，記住他們的名字，從而讓這個世界尊重每一個人，珍惜每一個人的生命，絕不允許任何人肆意摧殘、扼殺人的生命，讓那些仇恨人類、屠殺無辜者的惡魔們——本・拉登之流的恐怖分子們知道，不論他們出於什麼政治或宗教目的，他們自己終將被人類唾棄，他們的骯髒名字將遺臭萬年。

三個多小時朗讀名字，時間似乎很長，其實很短。紐約《大都會報》刊登一個紐約人的話說：「花了十年時間才逮住本・拉登，而念死難者名字只花了幾個小時。這就是為什麼人們那麼艱巨地為自由而戰鬥。」

無辜罹難者、英勇救難者的名字不僅要一個個念出來，還要一個個刻在石頭上。世貿中心遺址造好了一個大水池，四邊的水像瀑布一樣往下湧流，嘩嘩有聲。這是一個紀念「九・一一」死者的「反映逝者」水池，池邊低矮擋牆上鐫刻着三千個名字。這天是首日開放，死難者家屬應邀首先拜謁，對他們而言，這又是一個多麼激動的時刻！他們找到了自己親人的名字，彷彿在十年後終於又見到了他們。那是一個個多麼感人的鏡頭：有跪倒在他們的名字前的父親，有俯伏在他們的名字上啜泣的母親，有給他們的名字獻上鮮花的妻子，有用紙揭印他們名字的兒子和女兒……

這一天傍晚，月亮升上曼哈頓的天空，圓圓的，亮亮的，在中國，這正好是中秋之月。月亮似乎在說，家庭應該團聚，人類應該團結，願這世間永遠不再重演「九・一一」悲劇，讓世人永遠安享和平、和睦、和諧的生活。

奧巴馬夫婦(右起)、布什夫婦出席「九・一一」十周年紀念儀式 （美聯社）

馴養愛情

楊不離

人生在線

她是一個金髮碧眼的英國姑娘。他是一個來自四川貧困山區的中國小伙。他們同在一個動物急救中心工作。她是護士。他是飼養員。除了工作地點的交集，他們之間再沒有任何條件相當的交會點。

然而愛情的神奇就在於永遠出人意料。是她先愛上了他，完全無法掩飾。只要一見到他，她的臉就騰起一片火燒雲。那樣透明如雪花的白皮膚，驀然綻放三月映天桃花。鮮明濃烈的愛情氣息，隨便哪個人瞥一眼，都能被感染。而二十三歲的他，埋頭於自考，一心想着上大學改變命運，竟對這個相當出色的英國美女的示愛視若無睹。

她縱然再喜歡他，也有着女孩的尊嚴與矜持。他無心於她，而同時另一個在大使館工作的英國小夥正是一次同事聚餐，他硬是不肯挨着坐，非要跟別人換座位。爲此她黯然神傷，說：「我要回英國，不在這兒呆了。」戲劇性的結果發生在一個月之後。大家竟然收到了他倆一起發的喜糖。兩張無比燦爛的笑臉宣布，他們正式戀愛了。

記得《小王子》有一個章節。孤獨的小王子想要漂亮的小狐狸陪伴自己。小狐狸告訴他一個辦法，就是讓他馴養自己。例如每天都來看望牠，陪牠說話。時間一長，小狐狸便會養成習慣每天見到小王子。哪天見不到他，就會若有所失。如果小王子每天準時五點來看牠，那麼牠會在三點時開始期待，四點時興奮，五點見面時感到幸福。他們之間因此建立了愛的關係。世間彼此鍾情的愛情可遇而不可求。並非人人都有幸得遇，多半都如上面這個愛情故事，先由一方的馴養開始，從而修成正果。

她見到他，每一次都會心跳臉紅。她每天等他下班，裝着偶遇只爲聊幾句無關痛癢的閒話。她親手做了蛋糕，趁夜黑悄悄放在他的窗口。這樣一天天過下去，卻始終不見他的回應。最後她忍不住寫信問他，到底喜不喜歡自己？

他回信了。說我也喜歡你，不過是朋友的那種喜歡。這種曖昧的答覆最是折磨人。況且對方是一個文化背景迥異的英國姑娘。在她的字典裡，男女之間，喜歡就是喜歡，不喜歡就是不喜歡，沒有中國人這麼多的層次。在她尚未弄清他的意思之前。他因挑明了心事而覺得無法面對她，開始到處躲着她。最過分的火熱追求她。她決定和後者在一起，覺得或許可以藉此擺脫暗戀的痛苦與無奈。這段短暫的戀情很快就結束了。因爲它驗證了愛情對象的不可替換性。讓她更清晰地看見內底裡無法欺瞞的眞相——她只愛他。

乾娘

流 沙

往事鉤沉

認乾親是農村的一種舊風俗，一旦一個孩子認了乾爹或乾娘後，意味着兩家從此交情深厚，相互扶助。

認乾親源自於風水命理。我出生後，父母請陰陽先生給我算命，發現我與父親相沖，算命先生說只要通過認乾親便可轉移命相、逢凶化吉，富貴綿長。

於是我認了乾娘。我三歲那年，按照農村風俗，認了乾娘，掐指算來，已經整整三十三年了，直到前年乾娘病逝。

乾娘待我很好。男人總會下意識地爲自己身邊女人在心裡排位置：初戀情人、母親、妻子、姐妹……如果讓我來排隊，母親是永遠在第一位的，緊接着的，應該是乾娘了。

乾娘育有四子二女，因爲身在窮鄉僻壤，這些子女的日子過得非常艱難，乾爹死後，乾娘就是一家之主，裡裡外外她獨當一面。但乾娘還有兩個兒子沒有娶上老婆。乾娘是一個傳統典型的農村女人，因爲兒子沒娶上老婆，這是她最不心甘的事情，但卻無能爲力。

乾娘一直以我爲榮，這讓我極其慚愧。應該是八年前了，我在一家工廠擔任了職務，收入漸豐，在城裡購了房，乾娘聞知後，當面對我說：「要是你那幾個哥哥都能像你那樣有出息，那就好了。」繼而又說：「乾娘爲你高興呢。」

六年前，我在城裡結婚。乾娘當時身體已不太好，她暈車，一上車就吐。來回近一百里路，成了乾娘無法跨越的鴻溝。但乾娘還是託人帶來一百元禮錢，用一張褪色的紅紙包着，那張錢我記憶猶新，皺巴巴的，軟軟的，肯定是在乾娘身上放得太久之故。

乾娘的病時好時壞，前年，我在老家造起了洋房，乾娘聽說後，說想到我家來住幾天。我母親聽說後，差遣父親去接。父親去了，但乾娘健康狀況惡化，她不肯來，說病人不能串門。

我知道乾娘的想法，她一輩子住在土坯房中，乾娘的舊房子四周，全是洋房，乾娘也想住住寬敞明亮的洋房。但她的兒子們沒有帶給她這些，而我這個「兒子」卻爲她辦到了。

乾娘去世時，嘴裡一直掛念着那兩個沒有娶上老婆的兒子，我知道乾娘心中的苦。

母親和父親商議着在我乾娘的喪事上，我該送些什麼。我突然發現，我犯了一個錯誤，一個生者對死者的物質贈予，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個世界上，又少了一個記掛我的人。

我總是想起小時候給乾娘拜年時，乾娘塞給我的幾元壓歲錢，還有甜甜的凍米糕，乾娘常常在凍米糕中加一些紅薯乾。連接我家和乾娘家的路，是條黃沙路，風一吹，灰濛濛一大片。乾娘送我到嶺上，提醒我：乾娘做的凍米糕讓你爸媽嘗嘗，看看好不好吃。乾娘看着我走遠。而我，一路上品嘗這甜甜的凍米糕，走到家，凍米糕也差不多嘗完了。乾娘的心很細。

人在城市，身在職場，說一句大白話，那叫人在江湖。看看自己的現狀，不會掉淚；看看自己的將來，即使前景慘淡，更不會掉淚。但回頭看看以前，想想那些細微的場景，想着自己美美地品着乾娘的凍米糕，走在沙塵飛揚的路上，還是那麼的開心，我無法抗拒自己不掉淚。

美味空心菜

朱秀坤

飲食男女

喜歡一切有藤植物，爲它們不安現狀，向着希望與陽光努力攀爬的個性。

空心菜也喜爬藤，大月亮底下，到菜園裡看去吧，一株株蒼翠濃密的空心菜正悄沒聲兒、樂不可支地往那露水充足月光明媚的地方昂頭伸手呢，稍一使勁，馬上能長出一截。翌日清晨你再去，呵，就這一夜，愣是長出了三五公分，碧綠生青的葉與蔓頂着清亮的露水珠兒，正滿面笑容地向你致意呢。由不得你不喜滋滋地掐上兩捧，馬上下鍋，清油爆炒，撒一把雪白的蒜蓉，只需斷生，用糯米白的瓷盆盛出來，堆在你面前的便是最新鮮最美味最活色生香的下飯菜了。

空心菜的得名據說與殷太師比干有關，比干讓九尾狐挖了心後，一直往南，遇一賣菜婦人，問，菜無心能活麼？婦人答，菜無心能活，人無心便死。比干馬上倒地而亡。從此人們便喚那菜爲空心菜，蓋其莖蔓中空而得名。其實空心菜也叫竹葉菜，因其葉片像極了竹葉，且其本身又有着竹的虛心、清秀與光潔，特別是雨後，更顯嬌嫩清翠，雖是經了雨，有時莖蔓全被掀翻在地，但你去看，它的頭卻永遠是昂着向上的，決不屈服於狂風暴雨的淫威，這一點豈不正合了竹不畏雪霜般的傲然性格。

說起來，空心菜可以說是我的夏日至愛。科學表明，空心菜有清熱解毒，涼血利尿之功效呢，炎夏時節吃這菜多好，況且撲面一瞧，就有種清涼之感啊，菜場上買一把，便宜得很，又青嫩又可人，綠葉天眞，青莖清脆，最宜切成段，用豆瓣醬炒，盛出來依然生機盎然。也可去葉，僅取嫩莖，素炒，講究的又會將那莖劃開，再細緻到切成絲，炒肉，炒紅辣椒，那樣濃艷的色彩，怕已是先入爲主了，再輕輕地咀嚼，其鮮、脆、清、嫩以及微微的辣與爽滑的柔，才眞是讓人回味無窮呢。只是我怕麻煩，小小的空心菜本就是家常的柴門小婦，非要整出個小家碧玉甚至金陵十二釵出來，我怕失了其本眞的味道，總讓人產生王熙鳳教劉姥姥做茄鯗的感覺。我更願意用蒜蓉用豆瓣醬來配空心菜，那根根竹葉在舌尖上水藻一般漂搖，而那小小的竹節又宋詞小令一般清嫩爽脆，讓人嚼出滿口的清芬與田園的詩意，多好！

空心菜不光是園子裡的家常菜蔬，甚至可以長在清澈的水裡，我曾在網上見過，一池的清水，半池的空心菜長在栽植板上，行與行之間留下寬寬的間距，池子裡又有自在游動的魚，一行行的空心菜葳蕤，蒼碧，眞的像一行行長在碧波之上的詩，繪在水上的畫。村姑農婦們頂了紅的頭巾，划了船在那裡摘菜，藍天、碧水，鮮綠的空心菜，又有紅頭巾以及歡聲笑語作點綴，多美，而那產自水上的，可是純綠色、無污染的空心菜呀。

空心菜在北京叫作蕹菜，就像叫葵叫艾叫蕨一般，頗有端莊典雅之趣。在不同的地域，空心菜又有蓊菜、藤菜、應菜、通菜、無心菜、蘋菜之稱，由此也可見，空心菜是多麼受人歡迎。是的，綠葉綿軟莖蔓爽脆的空心菜，有幾人不喜歡呢。